

月下看猫头鹰

文/[美]珍·尤伦 图/[美]约翰·秀能 译/林良

明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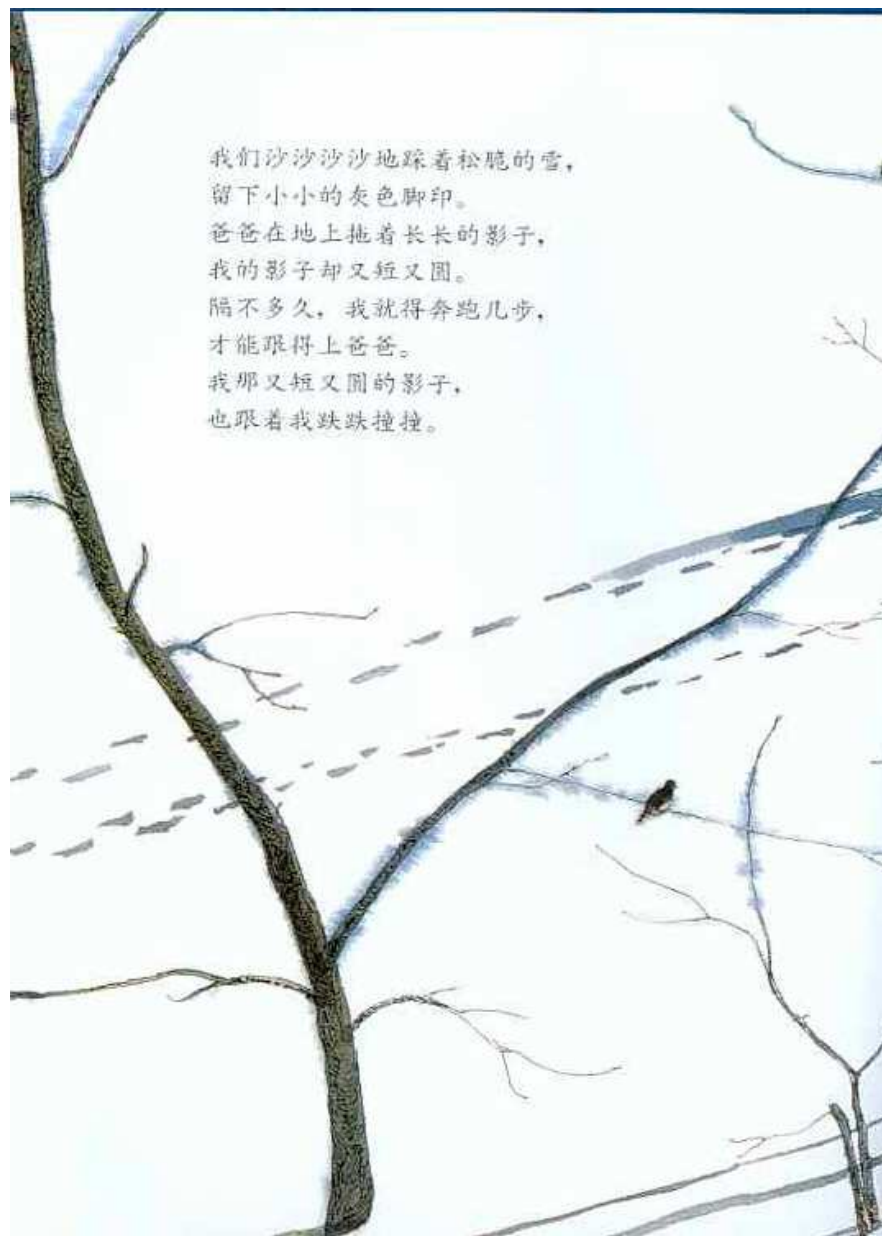


我跟爸爸出去看猫头鹰，
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
那时候已经三更半夜了，
我们一直都没睡觉。
外面没有风。
那些大树直挺挺地站着，
像一座座高大的雕像。
月光耀眼，天色很亮。
背后远远传来火车的汽笛声，
笛音低沉，拉得很长，
就像一首歌，
听起来好忧伤，好忧伤。

爸爸早把我的毛线帽拉低，
盖住我的耳朵。
但是隔着帽子，
我还是听得到声音。
农场里的一只狗，
跟着汽笛叫了起来。
接着，第二只狗也叫了。
火车和狗，齐声唱歌，
唱了好一阵子。
闹声消失以后，四周静极了，
就像在梦里。
爸爸，还有我，
一直向着树林走去。



我们沙沙沙沙地踩着松脆的雪，
留下小小的灰色脚印。
爸爸在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
我的影子却又短又圆。
隔不多久，我就得奔跑几步，
才能跟得上爸爸。
我那又短又圆的影子，
也跟着我跌跌撞撞。





但是我没戒累，
出去看猫头鹰，
就得保持安静。
爸爸一直就是这么说的。

我盼望跟着爸爸
一起去看猫头鹰，
已经盼望好久好久了。

我们走到了松林地带。
在亮亮的天色里，
一棵棵的松树，
看起来黑黑的，尖尖的。
爸爸举手做了个手势。
我立刻收住脚步，
站在原地等着。
爸爸向上看，
好像要找天上的星星，
又像在查看空中的一张地图。
月光使他的脸看起来
像是戴上了银色的假面具。
他开始呼叫起来：
“呼，胡胡胡胡，呼！”
学的是大角猫头鹰的叫声。
“呼，胡胡胡胡，呼！”



他叫了一阵，又叫一阵。
每叫过一次，
他就会停一下。
我们两个也都竖起耳朵，
静静地听一会儿，
但是什么也没听到。
爸爸耸耸肩膀，
我也耸耸肩膀。
我并不难过。
我的几个哥哥都说过：
猫头鹰是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不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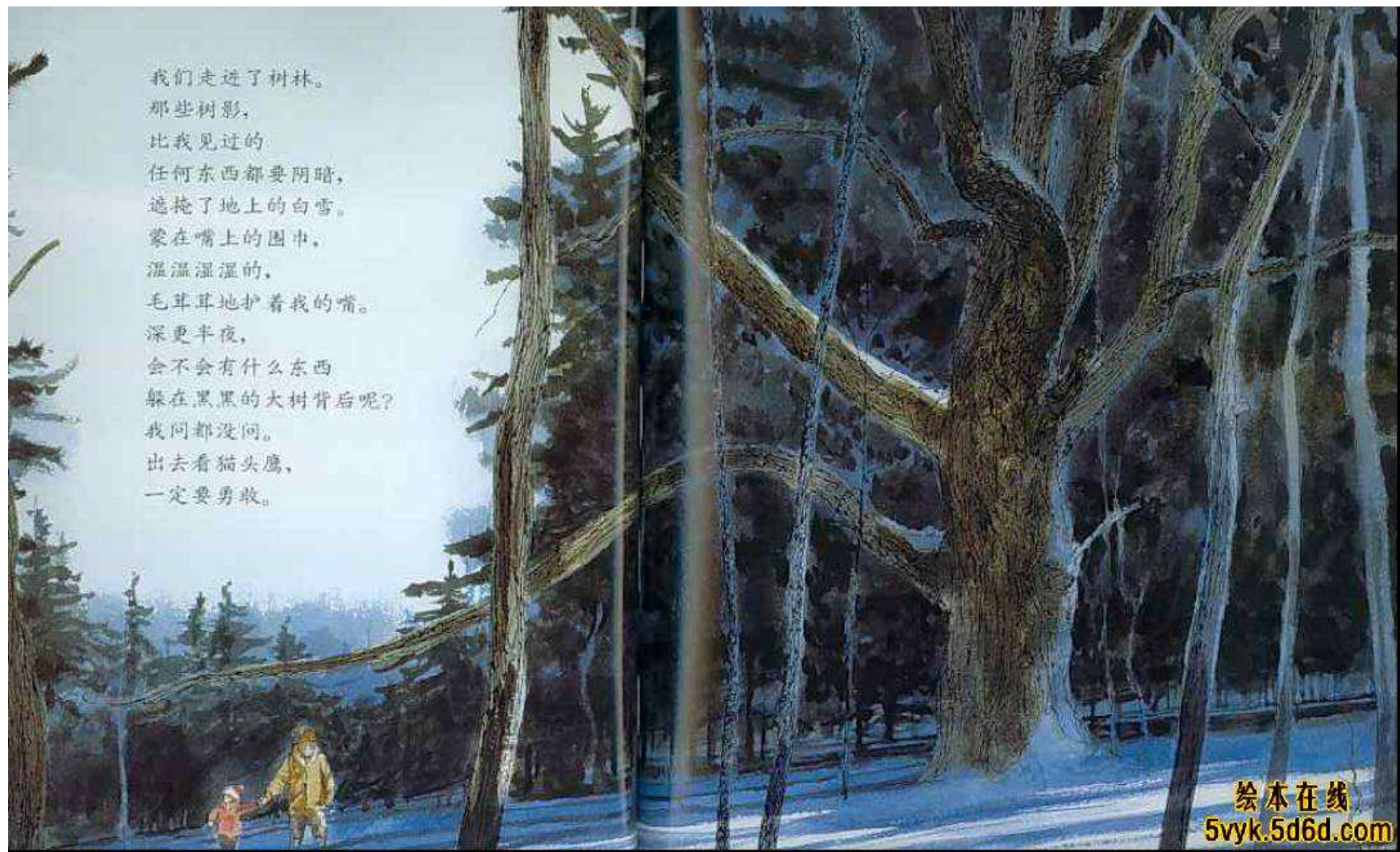




我们再往前走。
我感觉得出天气的寒冷，
就像有人用冰冷的手掌
按在我的背上。
我的鼻子、我的面颊，
里热外冷，冻得发疼。
但是我一句抱怨的话也没说。
出去看猫头鹰，
一定要安静，
一定要坚强。



我们走进了树林。
那些树影，
比我见过的
任何东西都要阴暗，
遮掩了地上的白雪。
蒙在嘴上的围巾，
温温湿湿的，
毛茸茸地护着我的嘴。
深更半夜，
会不会有什么东西
躲在黑黑的大树背后呢？
我问都没问。
出去看猫头鹰，
一定要勇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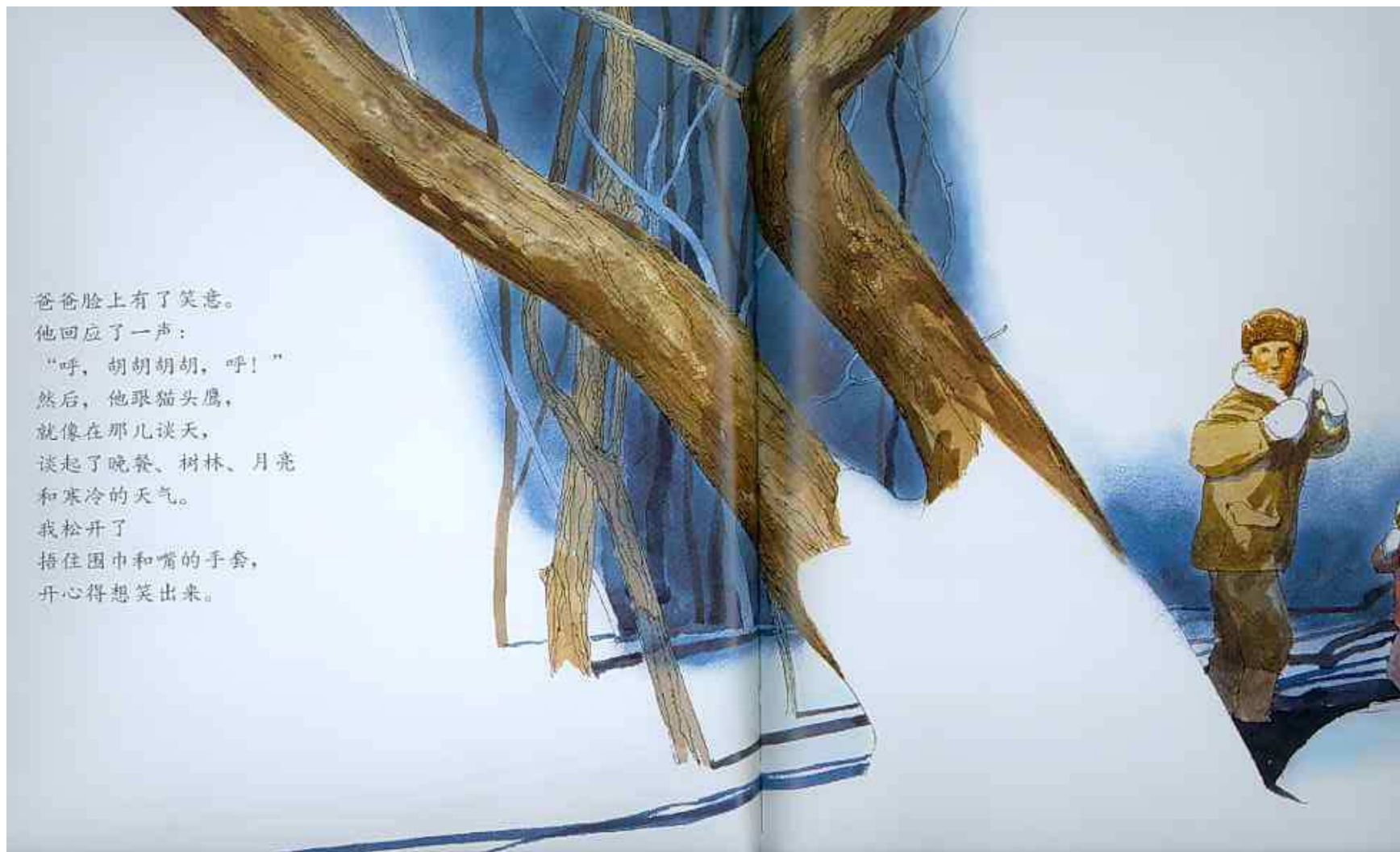
我们来到了
黑森林中的一片空地。
月亮高高挂在天空，
月光就像对准着
空地的中央照下来。
月光下的雪，
看起来，
比瓷碗里的牛奶还要白。





我喘着粗气。
爸爸听见了，
做手势叫我别出声。
我赶紧用手套捂着围巾，
围巾捂住我的嘴。
我用心地听。
爸爸又呼叫了起来：
“呼，胡胡胡胡，呼！”
“呼，胡胡胡胡，呼！”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看着，
在这冷空气中，
听得耳朵发疼，
看得双眼蒙上一层雾。
爸爸仰起了脸，
打算再呼叫一次，
但是他还没开口，
就有回应的声音穿过树丛，
传了过来。
“呼，胡胡胡胡，呼！”

爸爸脸上有了笑意。
他回应了一声：
“呼，胡胡胡胡，呼！”
然后，他跟猫头鹰，
就像在那儿谈天，
谈起了晚餐、树林、月亮
和寒冷的天气。
我松开了
捂住围巾和嘴的手套，
开心得想笑出来。



从草地边缘、树丛上面
传来的猫头鹰叫声，
越来越近了。
草地上却没有一点动静。
忽然间，
一个猫头鹰的影子，
从地上的大树影里分离开，
向着我们的头顶飞过来。
我们看着，
嘴里发热，却不出声，
许多想说的话
一句也没说。
飞过来的黑影
又发出了叫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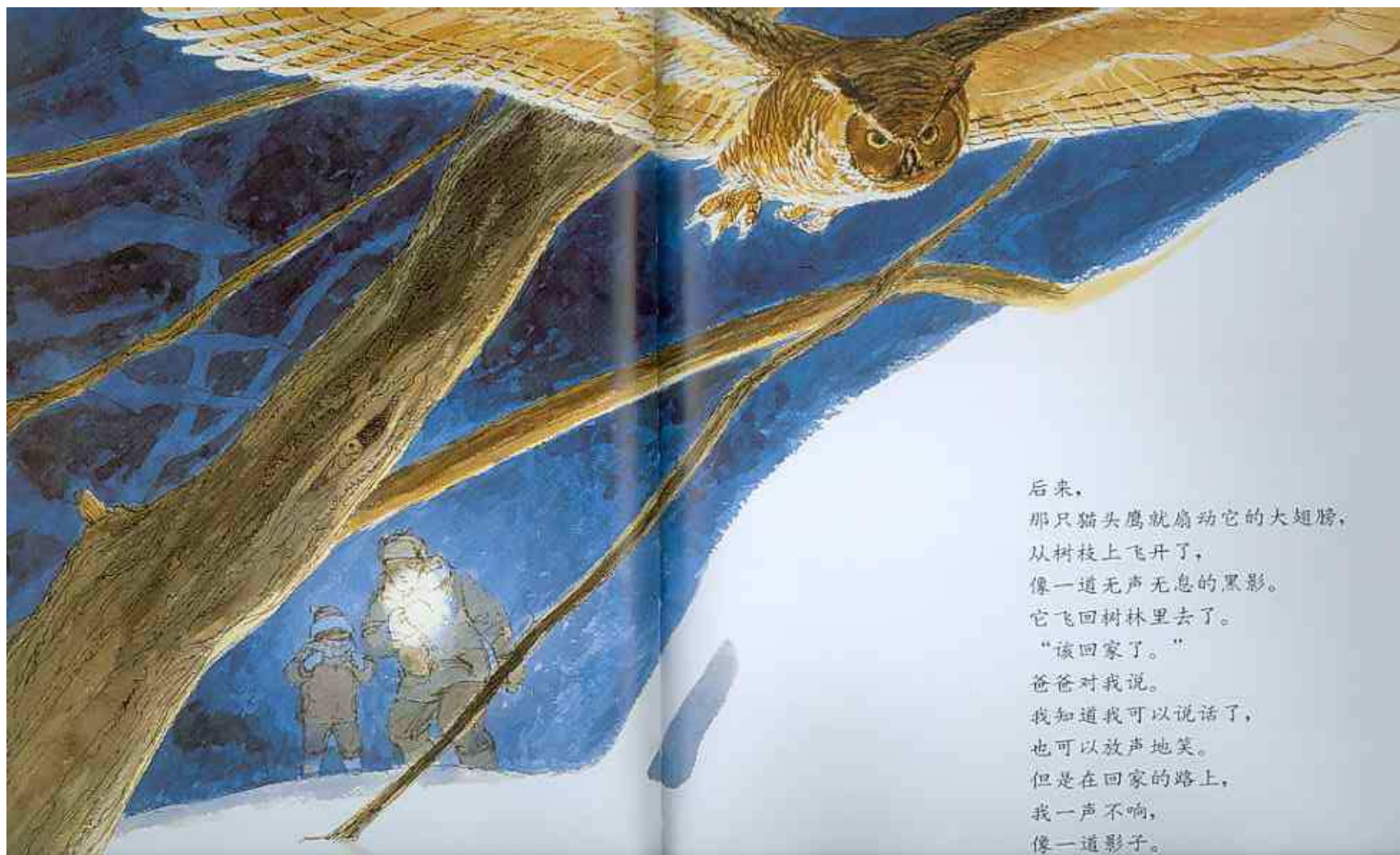


爸爸拧亮了
他的大手电筒，
正好照到
那只刚要停落在
树枝上的猫头鹰。





我们跟那只猫头鹰，
你看我，我看你，
看了一分钟，三分钟，
或者足足看了
一百分钟也说不定。



后来，
那只猫头鹰就扇动它的大翅膀，
从树枝上飞开了，
像一道无声无息的黑影。
它飞回树林里去了。
“该回家了。”
爸爸对我说。
我知道我可以说话了，
也可以放声地笑。
但是在回家的路上，
我一声不响，
像一道影子。

出去看猫头鹰，
不需要说话，
不需要温暖舒适，
也不需要别的什么，
只要心中有一个希望。
爸爸是这么说的。
那个希望，
会用没有声音的翅膀，
在明亮的、
看猫头鹰的好月光下，
向前飞行。



一首冬日月光下的短歌

彭 懿 作家、图画书研究者

一首冬日月光下的短歌。

一首小诗。

这是隆冬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深夜，没有风，小女孩跟着爸爸出门了。月光耀眼，小女孩拖着又短又圆的影子，跟在爸爸那道长长的影子后面跌跌撞撞，向着森林走去，去看猫头鹰。黑森林中央的一片空地被月光照亮，月光下的雪看起来比瓷碗里的牛奶还要白。在爸爸的呼唤下，一个黑影子飞了出来。啊，小女孩和猫头鹰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分钟，三分钟，或者足足看了一百分钟……

是诗，它的文字恬静而又抒情隽永，从头至尾都充满了一种纯净无暇的美感，仿佛每一个字都被月亮那皎洁的清晖给照亮了。其实不说别的，单是《月下看猫头鹰》这个书名就够诗情画意的了。我最喜欢的是它那回味无穷的结尾：“出去看猫头鹰/不需要说话/不需要温暖舒适/也不需要别的什么/只要心中有一个希望/爸爸是这么说的/那个希望/会用没有声音的翅膀/在明亮的/看猫头鹰的好月光下/向前飞行”就这一个结尾，我想我就可以知道它为什么被尊崇为“美国的安徒生”了！

这是一个让人忘记了世俗的故事。一段短短的月光下的雪夜旅程，不但展现了一对父女的浓浓情意，还细腻地刻画了小主人公从期待、不安、紧张到喜悦的心理变化的过程。珍·尤伦是在她家附近的一片小树林想出这本书的。她曾说：“当儿子和女儿还很小的时候，我丈夫经常带领他们去附近的森林看猫头鹰。透过这本图画书，我就是想描写那种温暖人心的父子之情。现在孩子们虽然长大了，但却还历历在目地记得那些森林里的夜晚。记得那些充满了不可思议的神秘而又美丽的体验。”书中那位父亲就是她的丈夫大卫，那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女儿海迪。

珍·尤伦在自己家附近的小树林得到了灵感，约翰·秀能则是以他在新泽西州的农场为背景画出了这个故事。约翰·秀能是大自然及动物的热爱者，他翻山越岭，去观察及描绘大自然的野生动物，足迹遍布美国各地，是大家公认首屈一指的生态画家。当他从出版社接到珍·尤伦清冽晶洁的文字时，自己在孩子小的时候，带他们月夜去找猫头鹰的点点滴滴，一一浮现心头。他二话不说，马上接下了绘图的工作。

约翰·秀能特别等待一个冷而亮的冬夜，走进森林，重拾记忆……他画得确实是精彩，看得出他用了太多的心思。比如珍·尤伦在文字里对一个父亲的那种舔犊之情着墨不多，但画家却透过一幅幅画面将这种爱女之情形象地传递了出来——我们看到父女牵着手走向森林；我们看到当猫头鹰从天而降时父亲那只死命护住女儿的手；我们还看到在结尾处，父亲抱着女儿朝家中走去的那温情感人的背影……小女孩的形象更是描绘得动人心弦，她的大半个面孔都被遮住了，画家硬是借助她那一个个奔跑、东张西望以及惊恐的肢体动作，传神地勾画出了她内心的惊奇与不安。不过，要说最吸引我的，还是他笔下那片猫头鹰出没的林莽了——浓密、幽深而又让人心里发毛。一个个远景与急速拉起的俯瞰镜头，更是加剧了这种感觉。约翰·秀能的画是水彩加钢笔线描，看上去非常类似中国的水墨画，他用大面积的留白来表现月光和月光照耀下的雪地，呈现了绝美的景象。

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淡淡的散文风格的图画书了，我想起了一个已经被人用滥了的词：陶冶心灵。孩子们真应该读一读这样陶冶心灵的作品了。

